



侯学书先生讲述朱复戡往事。

通讯员 史久阳 摄

鄞州，金石名家辈出，赵叔孺、马衡、沙孟海、朱复戡……无一不是影响上世纪中国印坛的大家。近日，朱复戡先生入室弟子侯学书师生篆刻展在李元摄影艺术馆展出。年过花甲的侯学书先生深情回忆起朱复戡生前往事，并亲自前往梅墟寻找恩师幼年遗踪，抚今追昔，一代印学大师的音容笑貌渐渐浮现。

## 弟子侯学书回忆印学大师朱复戡 真正的书家必是学者

### 【 吴昌硕的“小畏友” 】

朱复戡祖籍鄞县梅墟镇徐家洼村，其先祖在清乾隆年间迁居于此。如今，朱家老宅已不见踪迹，但在清朝末年，朱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。

朱复戡的父亲叫朱节镛，少年时公子习气重，在外欠下巨债，连夜逃往上海。在上海，朱节镛竟然发展得不错，做过报馆编辑，创立“南洋广告公司”，闯出了一番天地。

1902年9月30日，儿子朱复戡出生。他本名朱义方，字伯行，号静龛。40岁后更名朱起，改号复戡。

在上海，朱复戡是少年成名的神童天才。七岁那年的小年夜，他跟父亲到上海当时最大的裱画店怡春堂笺扇庄买春联。朱复戡看着大人寒暄不止，顿感无聊，就在前堂案上的梅红纸上写起

了大字，“民安国泰，人寿年丰”“一元复始，万象回春”，写了20多副。等到老板和父亲发现，大吃一惊。父亲呵斥儿子不懂事，可怡春堂老板王恒章却细细端详起了朱复戡的字，认真要求他再写几副。

大年初七，怡春堂的伙计来到朱家，客客气气送上大洋两块五角，说那些春联都已经被卖掉了，同时带来一卷名贵的雨雪洒金珊瑚笺，说是王老板请朱公子写对联，每对两块大洋，落款要写“七龄童子朱义方”。当时，65岁印学名宿吴昌硕的对联润格也仅为四元。

从此，朱复戡在海上声名鹊起，成为众人追捧的神童。吴昌硕也听说了他的名字，称他“小畏友”。

### 【 跟张美翊“进修” 】

“关于张美翊，今天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”侯学书说，这是上世纪初一位很有名望的宁波人，与陈妃怀、冯君木并称“浙江三杰”。张美翊比另外两位大十几岁，被称为“三杰”之首。

张美翊原是浙江宁绍台道台薛福成的学生、幕僚，而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幕僚。张美翊功名不高，但他的建议往往能上达中枢。

20世纪初，张美翊长期居住在宁绍台道台衙门，即今宁波中山公园内的“后乐园”里，经常举办文人雅集。当时十几二十岁的沙孟海、朱复戡都曾是张美翊的学生。“沙老主要跟张美翊、冯君木，朱复戡主要跟张美翊。沙老和朱老一辈子交好，也有‘同门’的关系。”侯学书说，“张美翊爱惜朱复戡的才华，还把外孙女陈纫梅嫁给了他。张美翊晚年，实际以朱复戡为第一助手。”

张美翊是个大书法家，他不仅指导朱复戡写字，还教导怎样做人、读书、交友。眼下，侯学书正根据朱老留下的资料，准备出版一本30万字的《张美翊手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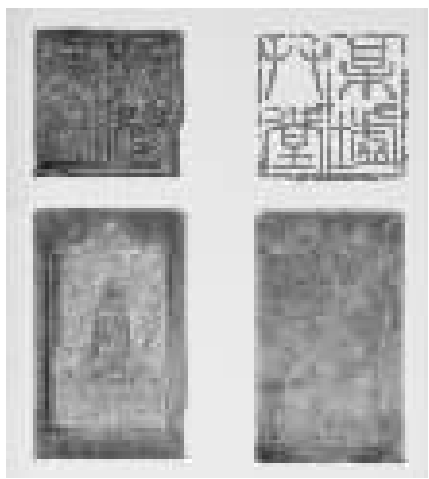
考释注评》，其中有张美翊给朱复戡的百余封信，有给沙孟海的几十封信，还有给其他人的一些信。“这本书出版后，信息量会是爆炸性的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或者搞错的事情都会有新发现。”

因为朱复戡名气大，时常有人上门求字。1913年，12岁的朱复戡曾为宁波阿育王寺题写“大雄宝殿”横匾，可惜此匾在浩劫中被毁，直到1986年，方丈统一法师获悉当年书匾的神童尚在人间，特请朱复戡旧地重游，再书横匾。当朱复戡到达宁波时，阿育王寺破例开放大门迎接，于是他重书“大雄宝殿”“法相庄严”两块匾额。

习字的同时，朱复戡也在吴昌硕等人的指导下学习治印。“上世纪20年代初，商务印书馆出版《当代名家印谱丛书》，第一本是《吴昌硕印集》，第二本就是朱义方的《静龛印集》。一个人在20岁左右就以篆刻与海派巨擘相提并论，可见他的功力。”另外，“朱老小时候长得很漂亮，这也是很多人找他的一个原因。”侯学书笑着说。



朱复戡先生像。



“梅墟草堂”印，朱复戡作于1922年。

### 【 与沙孟海的友谊 】

上世纪，沙孟海与朱复戡延续近一个甲子的友谊堪称佳话。沙老晚年，有一段“寻找朱复戡”的传奇经历，侯学书作为亲历者，向记者还原了这段故事。

沙孟海与朱复戡都是鄞县人，年龄相仿，沙老比朱老大两岁。“1922年前后他们都生活在上海，关系非常好，沙老的日记里多次提到朱老。”然而战火硝烟让两人几经离散。

解放后，朱复戡应邀北上山东任教。上世纪5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的近30年间，他一直寓居泰安，但少有人知。70年代，沙老为寻找朱老，写了很多信，“当时朱老没有地址，只有‘泰安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转’这样的地址，以至于沙老给朱老的好多信都收不到。”侯学书说，直到1977年上半年，浙江美院师生到泰山写生，才间接找到了朱复戡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朱老居住在泰安政协后门小屋，约8平方米大小，阴沟环绕，臭水肆虐。但朱复戡心态乐观，说自己是“临沟看泻瀑，倚枕听鸣湍”。只可惜他床下大量如张静江、罗振玉的书画，经水一泡，烂得千疮百孔。

侯学书是从70年代开始跟随朱复戡学字刻印的。“朱老那时条件很不好，但对艺术仍然很坚持，夜里工作到很晚，写字、篆刻、画画、写文章，不曾停笔。即使在逆境下，他的艺术还是被很多人肯定。朱老搬家时，从地下挖出一大坛子的印石，都是欠别人的没有刻过的印章。”

沙孟海与朱复戡自20年代一别，其时已有半世纪未曾谋面，美院学生找到朱老，告诉他，沙老一直在寻找他。得到沙老地址，朱复戡当即去函，不久就

得到了沙老回信。

1979年，沙孟海任西泠印社社长，想要联系出版朱复戡印集。“朱老就派我拿着自己的信上沙老家去。”侯学书说，“那时我才22岁，但沙老很郑重地向人介绍我说‘这是朱复戡先生派来的侯先生’，那些大人都向我鞠躬……”同是那一年，沙老终于把朱老请回杭州。于是，朱复戡就成了西泠印社的会员兼理事。“他们两个人私下关系非常好，我们在朱老面前说沙老半个字不好，朱老都不愿意。”

事实上，沙孟海和朱复戡的字风格很不相同，侯学书专门指导学生写过一篇论文，比较两人的风格。“朱复戡的艺术要求可用四字概述：古、厚、秀、挺。篆刻要有古意，不要太现代，要厚重，不单薄，要秀气、挺拔，要有阳刚之气。多读些古书，气息才会古，书读得多，作品才会厚重，不轻飘。”侯学书继承了朱复戡的书学理念，他说，“书法不仅仅是临摹临摹再临摹，还包括对碑帖学、金石学、古文字学的种种研究。学者不一定是书法家，但真正的书法家必定是学者。”

此次来甬“寻根”，侯学书很希望有条件的的话，鄞州能成立朱复戡的研究社团或机构，将朱老治学治艺的精神传承发扬。他说：“朱老的作品主要留在三处。山东济宁博物馆内有个朱复戡艺术馆，收藏了朱老在山东时的一部分作品，是朱老去世后，家属捐献的；另一部分在朱复戡的最后一任妻子徐葭处，以朱老从山东回上海之后的晚年创作为主；还有一部分在我这里。走近他、传承他、发扬他，是我们作为朱门弟子的责任。”

记者 顾嘉懿